

月嬋娟

〔台湾〕 南宫搏 著



月嬋娟

87
1247.5
129132

[台湾] 南宫搏 著

BK69108



B

359716

月 婵 娟

〔台湾〕南宫搏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15.375印张 330 千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 80,000册

统一书号10219·135 定价2.80元

—

涧河湛湛，洛川渺渺，伊水涟涟……

三条河流自西南来，经过洛阳，汇入浩荡的黄河。

大唐皇朝的东都洛阳，跨着渺渺的洛川，出了西郊，是涧、洛二河相会处。向南行，是涟涟的伊水。

古老相传：涧河之神是男性，出身龙部，涧神有一个大鼻子，连腮胡须，阔口，豹子眼；洛川为女神，宓妃，在远古，宓妃背着丈夫和大神羿私恋，造成了两个家庭的纠纷，宓的丈夫冯夷卷夹着滔滔波浪来和羿决斗，结果，冯夷被射瞎了一只眼睛，便到天庭投诉，上帝不追究情爱的责任，但使冯夷和妻子离婚。那时羿的妻子嫦娥偷吃了不死药独自奔入月宫。离了婚的洛川之神，应该可以和羿结婚，不幸，中间发生挫折：羿本是天上的大神，奉命到人间来处理十日并出之事，他射杀了九个太阳，上帝为此怨恨，便不许他们夫妇回天堂，因为太阳十兄弟是上帝的儿子。羿不得已，转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，一个人吃了能升天，两个人分吃便会长生。他希望夫妇在人间长生，但他的妻子却独自偷吃不死药，飞升去。羿成为凡身，不能和水神结婚，于是，宓找到了沙棠果，赠予情人，吃了，可成水仙，他们可在水中结为夫妇。不料，涧河龙神得知消息，悄悄地告知羿的徒弟逢蒙。

逢蒙是一个长得俊美和有高智慧又很阴险的男子，他已探知有不死药，便诱引师母嫦娥，两人相好，欲找机会偷药吃，怎料，嫦娥自己偷吃了飞升，既抛下了丈夫，又舍去了情人，逢蒙落空之后，得知沙棠果之事，便不再迟疑，用一根粗大的桃木棒作凶器，乘师父熟睡时，一棒将之打死，搜到了沙棠果，便一口吞下——由于吃的方法不对，逢蒙不能成水仙，头上却生出了两只牛角来——沙棠果要细嚼了才可以吞下的。

涧河龙神看到了这些，哈哈大笑，便化出原形，摆动龙尾，使涧河南向伸入洛川，原来，他私心爱慕着宓妃。他以为以自己强力，必可占有洛川女神。

但是，宓的离婚丈夫冯夷却大怒了。涧河之神是他的侄儿，涧河之水本来北向投入黄河，那使黄河得到许多贡物，冯夷正是黄河之神，称为河伯。于是，冯夷连用河伯的势力，禁止侄儿并婚洛川，他在洛阳的西面作了一宗名为截涧的行动，二水虽然合流，但涧河龙神的管区，只能到合流处为止，不许进入洛川。

至于伊水神是有莘氏之女，最初嫁汝水龙部神，结婚的第一百天便闹翻了，汝水神移身离开伊水，转而和为阑水的女神结合。莘女的叔父便来做媒，使侄女改嫁涧河龙神。

莘女答应了，订婚后正准备北行投向涧河时，却出了涧水入洛的事。

莘女羞愤交加，哭泣了十八日，便将自己原已向北的水道转向东行。

莘女本来就力弱，哭泣又耗损了元气，水道转向东行很

是艰难，她竭尽全力在洛阳的南面转身，陡折时造成一个滩，可是，这个滩坡度低，未能帮助她东行的气势，滩水北溢，反而多耗她的气力去造一个湖来控水。

再向东，到了偃师附近，莘女的力尽了，幽神却向她招手，她有着幽怨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得把疲倦的身体投归洛川，让洛神推送她入黄河——这是正统水神必须的归宗行动。

她原不应该怨洛神，可是，和自己订了婚的润神移情向宓，使她的自尊受到损伤，因而对宓也有小小的芥蒂，只是，命运又使她投洛入河！

静夜思，她会叹息——人们说，一般滩流之声总是峭急的，只是龙门滩，流声如泣如诉。

龙门水北滩所造成的湖，八角形的，莘女以为不好看，便经年累月地工作，把湖琢磨得和中秋月亮一样地圆，她又把自己的活动区限于南方，最北便是那个圆湖，人间称为伊月湖。

伊月湖中，有一个小小的石山，春江花月夜，莘女会凌波微步，悄怨而临石山，北眺洛水，俯视平畴……

自北向南，洛、伊二水之间，有一片美丽的土地，麦田、稻田和更多的花果树林。

远从后汉时代起，洛阳人就喜欢洛川伊水间的土地，皇家有离宫，贵族们有别墅，洛阳人说，洛南温柔，北边，有一个邙山，历代贵族们的坟墓在那边，便险森了。

洛阳人喜欢温柔。

隋朝的大业皇帝朝，洛南增加了许多新建设，有御路、有大道、有神祠、有社。大唐开国时代，洛南经战争破坏，但

是，女皇帝武则天时代又大事兴建。当开元皇帝嗣位后，又造了许多新的楼台，伊月湖中只三四丈高的小石山上，也建有一所亭子；龙门滩畔的伊水女神祠，重修，又加添新构筑，又还有，贵族的庄园别墅，排列在伊月湖畔直到龙门滩。

这是美丽的，载负了许多情爱神话的土地。

情爱的花不一定结果，神话中的情爱故事，更加是缥缥缈渺的，因为缥缈，便予人丰富的想象，人在自己的想象中驰骋……

人们说，涧河之神相貌雄威，有似大唐太宗皇帝。

人们说，洛水女神长身玉立，衣饰华丽，穿着罗机。

人们说，伊水女神赤着双足，足如月光之白。

人们说，伊水虽入洛，但洛伊两个女神却避不相见……

二

大唐开元二十七年，春天，季春天。

伊月湖正西区，有十多个贵族之家的园林别墅星罗棋布，西北区，大约有三四十家，西南区，也有二三十家吧，那是南方族团的园林区，西和西北则是北方世族系的，其余的方向南北东西人杂处，甚至有西域胡人暂住的别馆。

正西区的园林屋宇负山石湖，山不高，绵亘却颇长，好象是一座山领的余脉，伸入伊月湖西。小山凹有几条溪涧水，缭绕而遇园林间，入湖。

她从李氏园林出来，他从杨氏园林出来，两家的园林以一条溪涧划分，庄前大路有桥，后面没有桥，但踏着涧中较大的石块，很容易越过，溪水清而浅，只有在雷雨的夏夜，

会有饱满相和汨汨的流声。

她从溪涧边向上走，他于是看到她后起步，却走得更快。于是，他们在小坡的一幅林间平地相见了，他跨过分叉的涧，捏住了她的双手。

她的笑容从嘴角展布，但是，她的眉头又稍皱……

“你怎会到洛阳来的？”他问，有喜气。

“你一声不响地到洛阳来——慎矜，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一声。”她说，摇撼他的双手。

“阿峻，我说过的呀，那天相见时说过——”

“那不算，我们分手时你没有说！”

“长安不比洛阳啊，阿峻，我总不能专程到相府和你说，奉皇命，提前赴洛。”他笑着拉她坐在石上——那是被涧水冲刷过的大石，他们幽会时坐在此地，躺在此地，坐下之后，他又说：“和你分手的次日，我在午前入宫，做到晚上，皇上在晚上来看帐目，对我说：你明天就去洛阳吧！我说是，天亮上朝前，尊大人先入奏事，我说奉命赴东都，便不上朝，回家出城！”

“在回家出城时，怎不到我家一转？”她说，但已夹有笑音，身体也挨近了，面颊贴着他的胸肩。

“我回家出城时，小姐必高卧未起，而且，我又怎么向门房说呢？相公在朝，我来见小姐……”

“好了，我闻讯便来，慎矜，那次相见时你说过会去赴洛公干，我没留心，所以，只当你没有说过办！”她挺一下身体，依偎得紧了些，又说：“我昨天午间到，得知你出郊，立刻赶到此地，慎矜，你有公待办，怎的就到伊月湖来——啊，是不是源家的小丫头约了你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到东都，办了一日夜公，又去含嘉仓看过，公事在三天半之内做完。”

她算着时间，忽然坐直了问：“那是武小雪？”

“阿峻，我说过不是和女子有约，此时和你是例外——”他抚着她的肩膀，又说：“但也可以说是女子——”

她的双眉向上一扬，急促地叫出：“白玉环，这婆子，她再疑心妄想，我去打她的丈夫！”

“阿峻，我和玉环早已不来往了，啊，你这人，这和她的丈夫又有何关，你却要打她的丈夫？”他拥着她：“白玉环的丈夫好可怜相，你却忍心打他！”

她自我失笑，但又立刻问：“那是谁？”

“啊，还有，你叫白玉环这婆子——啊，多难听，玉环听到会气死！”

“那样胖——丈夫连郎中都没当上，自己就任他发胖，可能你真的和她好些时没来往了——过年时我们相见，她真的肥胖，足够称婆子了！”她说，推他，又问：“你说，也可以说是女子的是谁？别弄机巧，我嫉妒的。”

“月光——她要我陪她来，月光不是女孩子么？”

“晔，月光！”她松弛下来，悠悠地说：“你做父亲可比做情人好，月光这孩子也实在惹人喜欢，将来，我一定将她视如己出，我们若生了儿子，叫阳光！”

他轻快地吻她的长发，摩娑她的手臂，悠然接口：

“阳光可叫不得，那是会惹祸的名字！”

他略为噉一下嘴，欲言又止，在这个姿势中，她张开双臂，将他紧紧地搂抱。

她，是大唐宰相李林甫的女儿，皇朝的金枝玉叶，为长

平肃王李叔良的直系，她的祖父李思训为右武衡大将军，死后赠秦州都督，又是著名的画家。

他，是另一系的金枝玉叶，已灭亡的隋皇朝杨氏子孙，而且是直系，大唐皇朝对隋皇杨氏这一系子孙优待，隋亡，大业皇帝被杀，大业皇后带了小孙子政道走突厥，再建朝廷，太宗皇打垮了突厥，把大业皇后及杨政道迎回，使之居住宫中，任官，后来，杨政道的儿子杨崇礼更位至九卿，以尚书致仕。为唐皇家主管财货供应及贸易二十余年。他，杨慎矜，是杨崇礼的次子。他们不把大业皇帝一代计入，而以大业皇帝儿子之一的杨谏为本系始祖，在突厥复称隋国主的杨政道只是隋齐王杨谏的儿子，这样一夹，避开了大业故事。另外几系杨家，也采用同一方法，且亦不止杨氏家族，北周皇帝宇文氏的后裔也如此自陈世系。

事实不可能掩盖，但人世间时时有掩耳盗铃的事。

主要的是李唐皇家不大计较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北朝皇室世系，甚至，对南朝的皇家后裔也一样。大唐皇朝创造了混合。

但是，正在幽会中人的婚姻混合却有些问题。

杨家和李家，有历时百年的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，若论辈分，杨慎矜比李峻高一辈，但在长久交错的姻戚线索上，也可以找出一二条线联系为同辈，即使扯不上同辈，亦自无妨，他们的家族虽然贵盛，但不是山东诗礼世家，无需重视这些。

但是，必须重视的是杨慎矜已有正房妻子——一个因家族旧关系而结合，不能离婚的妻子，而大唐金枝玉叶，宰相的娇女，又绝无可能嫁予作妾之理。因此，他们的婚姻在没有

正式提出之前就触礁了。

他们从相识之后就明知有礁石的，但他们又不会在礁石之前停止船只前进。

不肯停止的是李峻，她十七岁时认识杨慎矜，十八岁时决心要嫁他，不理睬年龄的距离，也不顾及人事的关系，她只是要嫁，她说过，即使等到杨慎矜象父亲那样老时，也要嫁——她认识杨慎矜时，杨父已经九十岁。洛阳城内著名的公子杨慎矜，当时并非很认真。

杨慎矜是长安洛阳的特殊人物，有许多贵显的女人想嫁他，接近他，她们并非京洛之间的游女，她们，出身帝皇家，出身王侯公卿家，甚至也有天下首姓，山东诗礼世家崔氏清河公房的女儿。

不但杨慎矜如此，他的哥哥慎余，他的弟弟慎名，也为贵家女子竭力追求的对象。慎余的年纪大些，思想上较为保守，故事少，两个弟弟，慎矜和慎名，故事便多，慎矜又是最特殊的。杨氏三兄弟都长得很英俊、健壮而毫无粗犷气。他们三兄弟都身高六尺余，洛阳人称杨氏三株玉树。人们又说：大树沉稳，中树潇洒，小树昂扬。这种说法，流行了差不多有二十年。如今，三玉树的潇洒中树杨慎矜已四十一岁了。有些做官的人到四十岁时便称老，只是，杨慎矜仍然是公子相——偶然，还有浪子风华。

潇洒的公子又有杰来时才华，过人的精力，他们三兄弟都随父学习财货管理，他们的父亲，明通天下的粮食储运，宫廷、百官薪俸调度支配，被服器具制作和发放，贡赋的收储，融通有余与不足。慎矜在这方面能及得上父亲，办事又快，他时常会处事务一日夜而有条不紊。

除了太府工作之外，杨慎矜又是一个廉能的地方官，他出任过洛阳县令，考绩第一。

为此，皇帝特推他为监察御史，奉使东台时，他于三个月中清理债案四十五件，平冤狱十二宗，这位名公子的治事能力获得宰执大臣的嘉许，皇帝是看着他长大的——他的祖父任宫中职位，他的父亲也任宫中职位，主持皇家财务和各项需用，慎矜少时出入宫禁，他的英俊，在宫廷中早已出名。

当他任监察御史的时候，还兼任太府出纳，因此时常因事入宫，武惠妃只比他大一岁，却象长辈那样喜欢他，有一回，在谈笑间，武惠妃对他说：

“慎矜，我来想想，让你作附马都尉！”

他向武惠妃认真地说：“不相宜！”

武惠妃双眉一扬，随说：

“什么叫不相宜？人们革了女皇帝的命，扬言武氏女不能再侍皇帝，也就说不相宜这三个字，好没来由，我去和阿瞞说！”阿瞞是大唐开元皇帝的小名。自从王皇后被废而死，武惠妃虽然没有正后位，实际是皇后，而且是最得宠和有些权力的。她温柔娇媚，但偶然间会有祖母女皇帝那种气概。

“惠妃，不相宜——我的妻子——贺若，贺若……”杨慎矜故意连呼妻子的姓名。

于是，武惠妃吃吃地笑了，因为她不能很正确地说贺若二字的发言。而贺若家一支，有一个时期随惠妃的父亲武攸止，被人看作武氏家臣。

倘若休了贺若氏之女，使他做附马，便会被人议论。

他在武惠妃面前用了近似打诨的一招而逃避，实在是他不愿作附马，他熟识惠妃的宝贝女儿咸宜公主，姿色虽好，但太骄纵恣肆了，他以为若娶了咸宜公主，家中不会幸福，政治上反而没有前途，他想以自己的才能从正途而取高官。

这是名公子的两面，一面，辛勤地工作，欲取卿相的大位，一面，他过了四十岁还在谈恋爱。

在搂抱中的此刻，他们只是恋爱而不是谈婚姻，恋爱，时常会比婚姻美丽和多彩多姿。何况，婚姻之心，两人都已定了的。以前，只求恋爱的杨慎矜，在居父丧将满之前，也私下定了，设想一个法儿，娶李峻。

不久以前，在长安时，他曾谈过，实在由于太忙，谈过，没有时间进行。

现在，静静地依偎了一些时之后，她问：

“你几时回长安？”

“我命慎名先去呈报，你既然来了，我会留几天，但明天一定得在城里，和一批江淮来的运输官员一起吃午饭。”

“那末，我明天也进城！”她说，笑着作了一个姿势：“我象一只蟹，把你钳住。”“用不着你钳，我会为了你而管住自己！”他说着情话，有些至诚而仍然是潇洒的。

“逢场作戏中的偶然有，例外？”她嘻笑着问。

“我不是很相信，但听来很好，慎矜，你有些说话，听来好得很，独自思量却不是那一回事——譬如逢场作戏，已经是偶然了，你又将他细分为逢场作戏中的偶然，我曾把这句话想了许久才通，你的所谓逢场作戏，是有戏连场，再说得直率些，有几场戏做。‘其中的偶然’，只是沾染一下，逢

场作戏有情，偶然便不需要有情，是不是那样？”

“偶然，也有点情的，倘若完全无情，便偶然不起来。”

“我不能明白，那有这许多情可以散布？我就不能，我，十七岁那年见你，今年二十一岁了，就没有散出情给另外的人！”

“十八岁那年好么，你总令我多负一年光阴的责任，令我不安，令我沉重——我使阿峻等那样久！”杨慎矜绵绵地说：“阿峻，你在我心中，重如泰山！”

“就如这块石头吧！”她轻轻地拍着青石：“不要拿泰山来比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到过泰山。”她稍顿，忽然问：“你说有情，对白玉环这婆子也有情？”

“不要叫她婆子，从前，我对她有一点情，不是婚姻情，是随喜之情……”

“啊，情的花样真多！”

“那末，对武家的小雪呢？小雪比我大六、七岁？”

“对小雪是余情——”

“鬼话，什么叫余情，多余出来的情么？”

“也可以这样说，当成无聊时，在无聊而又有精力时，和小雪在一起便甚好！她也明白，乐于接受余情。”

“狡猾——啊，武家的人对你，竟肯吃这个亏！”

“那又怎可说吃亏呢？”

“我说吃亏——但那也没法子，小雪为人不错，听说，她的丈夫也属正派人士！”

“大唐安德郡公，高祖的子孙，怎会不是正派人士！”
安德郡公晓不晓得你和他的夫人——”

“唉，阿峻，不可说出，那令我多难为情。”他说，将她搂抱：“阿峻，如今的我，无论心中眼中，都只有你一个，居丧时，你来那次后，我不曾和小雪好过，也不和源沅往来。”

“慎矜，当我入宅之后，我会许你逢场作戏的偶然，余情的付出，我也不会介意，慎矜，我并不真妒——对了，你和贺若怎样？”

“正常，她知道我们的事，我用了不少工夫，把她说服了——说实在，因为有咸宜公主的事在前，说服她便容易得多，当年，倘若我作附马，她所得只是一纸休书！”

“慎矜，我不了解武惠妃，她要把女儿嫁给你，不曾成功，又找了另一个姓杨的，杨洵这人有什么好呢？我看将来会离婚！”

“不要说它，武惠妃逝世了，想不到只活了四十岁。”

“武惠妃如能多活二三年，寿王必会被立为太子，杨玉环运气不好，看来无法当太子妃了——慎矜，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的，令尊大人奉皇命到洛阳来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，丞相文公主李峻随父亲后车，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册妃礼成。下午，我到玉环家去道贺，认识了李二小姐！”

“你应该说，侍父至杨家道贺，由武小雪介绍——认识一名并不出众的少女……”

“真正认识的那次便很出众了——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初四，宰相小姐来拜年！阿峻，我从那一天起计！”

“那是逃避，照你们杨家的太府的算盘来算，少耽误我一年，我和玉环同年，她已生了儿子，慎矜，你以前和玉环

有没有事故？”

“相见过，完全没有事，她家家教严，玉环父兄都研究学问，玉环的父亲今年擢国子监司业。杨鉴读书也很好，人又不错，当时，玉环也略有学究气！”

“慎矜，认真说，玉环真美，娇滴滴地，又有精神，生了个儿子，现在又大腹了，我见过她，大肚皮也一样好看，秋天会生第二个——三年生两个够辛苦哇！”

“他们这一系的杨家，据说多出美女！”

“他们家不是和你家联了宗——高攀！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联我家，又怎可说高攀？那是先父退休时，皇上给先父户部尚书荣衔，玉环的叔祖父和叔父到我家来道贺，算出十代祖同世系，随口说联宗，其实没什么关系，以前，从未听人说过，我猜，他们是羌族底子，按理说，如我娶杨玉环，也不犯五服婚法，只是同姓而已！”

“不理它，他们家出了美女，你们家，三株玉树——倘若配婚，下一代必多俊人——”

此时，忽然有清脆的歌声传来，杨慎矜低说：

“月光在她母亲的坟上。”

“她母亲的坟？”李峻诧异地说：“你把月光的母亲葬在此地。慎矜，赶快改葬，那是犯法的。”

“我随口说坟，不是真的坟，只是在山坡边的一所亭中供了一个神位，她没有坟——堕水之后，遗体一直没有找到，那时先父作主，恐涉怪异，对外就说葬了。”

“慎矜，倘若月光的妈不死，我在你心中没有现在一般的重量。”

“不要引一个人作比较——对月光的母亲，我真有负

欠，他背了父母私奔而来我家，先父母都不喜欢她，起先不许她入洛阳城，所以，月光在此地诞生！”杨慎矜低喟着再说：“月光这孩子多有幻想，她以为她的母亲便是伊水的女神。”

在不远处，歌声又传来，是子夜吴歌，杨慎矜说：

“那是月光唱给母亲听的！”

“月光的声音真好听！”她说，忽然紧搂着他：“慎矜，要我如月光的母亲那样，我也肯——”

“你的身分怎么行，我也无地可收藏你，峻峻，如果你私奔了，宰相会大索天下！”

“慎矜——”她全身紧偎：“我在相府弹箏！”

“在相府弹箏？”他吻着她而问。

“相府——想夫……箏，我弹箏比弹琵琶出色，我爱箏。”

“噢，峻峻，我一定争取时间，箏，即争——”

他以紧搂表示着，此时鬓间有些少汗珠，再看，她衣服处，也有汗湿，湖绿的绿长衣，腋下的颜色因汗而略深——他神移，他的手掌贴着她的腋下，渐渐移向前……

她有着如是颤栗的反应，但又不避，只是，呼吸在渐渐中迫促，他吻她迫促的呼吸——

“慎矜，我会守不下去了，真的，晔，慎矜，我二十一岁了，不是小姑娘……”

他以吻来制止她的诉——他并不是能守的人，但是，他又不能不顾虑，有了开始便会泛泛——他了解李峻，以自己的年纪，必须阻止向几乎比自己小一倍的人泛滥，如果泛滥了，那末，一切的安排，可能都会落空。